

# 故事园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惊险·传奇故事



《故事园》丛书

惊险·传奇故事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# 前 言

故事是人们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常常都在津津有味地阅读故事。尤其是在工作间隙、学习空暇、茶余饭后、旅途之中，更把故事作为娱乐消遣、调节精神的益友，作为寓教于乐、启迪人生的良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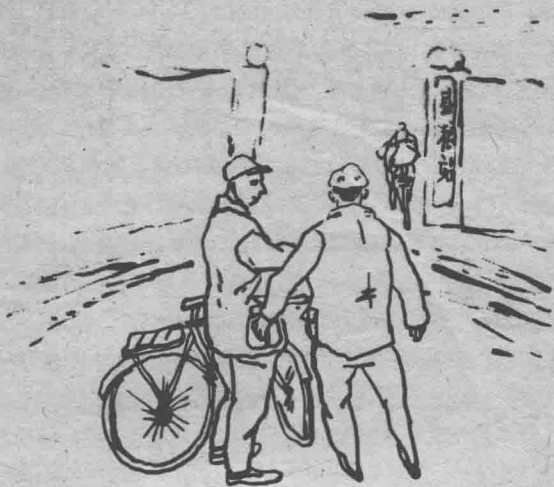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的一个显著特点，是它真实生动地反映现实生活，赞扬真善美，鞭笞假恶丑，忠实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，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。

正是出于以上的想法，我们选编了这套《故事园》丛书，分《爱情·幽默故事》、《奇情·奇案故事》、《智斗·写实故事》、《惊险·传奇故事》4册，诚挚地奉献给广大读者。

亲爱的读者朋友，我们相信这套丛书一定会得到您的喜爱！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绑架县长 .....   | (1)   |
| 对头服装店 .....  | (7)   |
| 自作自受 .....   | (10)  |
| 大绑架 .....    | (14)  |
| 作茧自缚 .....   | (58)  |
| 抽水机的风波 ..... | (60)  |
| 真假老板娘 .....  | (69)  |
| 网 .....      | (76)  |
| 张小曼进城记 ..... | (86)  |
| 金佛缘 .....    | (119) |



## 绑架县长

潘志华

长河县新调来的孟县长，吃罢早餐临时决定，让办公室王主任陪同，到基层粮站了解情况。

王主任见新来的县长头一次下乡就让自己陪同，心里忽然闪出个念头：下半年县委精兵简政要定框框了，明年开春又要换届了，自己这侍候人的办公室主任太没意思，要是趁此机会与新县长搞好关系，留下好印象，取得他的信任，到那时能给个财务、文教什么的局长，或乡镇

党委书记，咋说都比干这办公室主任权力大，因此心情不由激动起来，对这次下乡工作的安排就格外仔细周到。

他从孟县长那儿出来，先给附近几个粮站打了电话，让下边做好一切准备，并以机构改革、换届选举提醒下边明白用意。各粮站主任一听，也都各有自己的心事，家家都忙乎起来。不料临出发前，孟县长却问起边远站的情况，说哪个站最边远就先到哪个站，回来有时间再跑其他站。王主任一听，心慌了：最边远的刘庄粮站，与金山县交界，离县城七十华里，他不但从未去过，就连那里的站主任姓甚名谁都不知。自己没去过，又没提前打电话招呼，给人家来个“突然袭击”，下边措手不及，肯定要丢人，这该怎么办？常言道：急中生智。他脑子一转，推说忘了取东西，趁此回办公室才问清了刘庄粮站的领导姓名，然后又嘱咐张秘书赶快给刘庄粮站打电话，让刘庄粮站做准备。

出发后，他本想与孟县长拉拉闲话，却见孟县长神色严肃，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好心神不宁地望着窗外。

小车开出县城，司机问他：“去刘庄粮站咋走？”王主任一听，又懵了。他原以为司机知道，现在听司机在问自己，又不敢说不知道，怕新县长以为自己工作官僚，幸亏来之前大致问清了方向，所以应付道：“你只管开，到地方我会知道的。”

车子向西开了一个多小时，进了一座小乡镇。王主任估摸差不多到了刘庄，又见前边不远有个粮站，门口有栓马石，也没仔细看，忙说：“到了到了，将车子开进去。”哪知进门后却见一切冷冷清清，既无人迎接，也无人问津，环境也不像打扫过的样子，王主任暗暗叫苦，心中大骂张秘书。他抢先跳下车去营业室：“你们杨主任呢？”

营业员把他瞟了一眼，带理不理地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他一看就火了，但他忍住了，出门忙去找其他人，可是拍了几个门都是铁将军把关。忽听到另一间房子有说话声，推开门才知原来几个人在打麻将。一问杨主任哪里去了，人家一听，又答了声“不知道”，头也不抬地垒起了“长城”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声说：“你们有没有个起码的制度，孟县长来



检查工作，就抱这态度？快把你们杨主任找来！”

大伙一听是县长来了，才急忙收拾了摊子，一个随口答道：“我们站没有杨主任，是刘主任。”王主任一听，心里不由“格登”一下，随即改口说：“谁在都行，快去找！”几个人只好分头去找。

再说孟县长进门，别说主人的热情招待，就是想喝口水也没人招呼，只好坐在车子里干等。这会王主任的心里真不是个味儿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车下转来转去。正当这时，刘主任嘻嘻哈哈走进大门，看见院子里停着辆桑塔纳轿车，心情不由紧张起来，猜想是个大头头，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，让人毫无准备，给领导留下个不好印象，往后……但走近一看，来的人自己全都不认识，也许不是县上的领导，心才松了点，忙上前招呼：“各位领导刚到，请到屋里喝茶。”

王主任此时早就气得憋不住了，语气愠怒道：“不是早给你们打了电话，怎么你们还……”刘主任迷惑地朝他望了一眼说：“没人打电话呀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“不说这个，快把全体同志召集起来，把你们的情况说说，再让大家认识一下孟县长。”王主任下了命令，刘主任不知所措，急忙一边召集人，一边让人备办招待品，安排饭菜。

人们到齐后，王主任这才把来人一一作了介绍。刘主任一听，是新调来的县长，满怀歉意地说：“怪不得不认识，失礼了请原谅。”孟县长微笑道：“不知者不为怪，没关系。”孟县长对这一切并不介意，可王主任深知，他头一次陪新县长下基层就遭到冷遇，眼下孟县长虽说没关系，但对自己肯定有点不满。为了转嫁责任，他把矛头全指向了刘主任：“你看看你们站，上班时间主任不当班，职工打麻将，你们还有没有个制度，有没有个纪律，有没有个职业感，有没有个责任感？你身为主任，原则哪里去了，当的什么主任，负的什么责？”这一连串的责问，问得刘主任抬不起头，自感失职，批评应该。他正打算挺着脸挨训，王主任又把脸转向孟县长：“孟县长，这事要到粮食局反映反映，这种人换届值得考虑。”

一旁的刘主任的腿顿时软了，生怕自己的乌纱帽保不住。可他又觉

得今天这电话没接到，受批评、丢乌纱有点冤枉。可是今天这情况人家看得一清二楚，咋说对自己都不利。想到这里，他把王主任又看了一眼，突然想到这位王主任进门问杨主任，不由又警觉起来。暗想：如今政治骗子、经济骗子到处招摇撞骗，前几天我才去县上开了几天会，从没听说调来什么县长，再说政府办的人虽说不熟，但见面都认得，这位王主任怎么一面不曾见过？莫非是政治骗子？想到这里，就借口小解，趁起打电话问粮食局是否新调来县长，有无政府领导下粮站检查？回答全无。他心里更犯疑了，又急忙打电话问县政府，回答和粮食局一样。这下他心里亮堂了，马上汇报说：“我们站来了几个人，冒充县长、办公室主任，肯定是政治骗子，图谋诈骗钱物。”县政府办公室向他指示：不要轻易下定义，更不能随意露声色，先像对待领导一样稳住他们，县里的人随后就到。刘主任这阵变被动为主动，心里好不痛快。

回到办公室，王主任还要批评下去，孟县长看了看手表，说：“这个问题暂不说了，请刘主任以后注意。现在把你们站的基本情况说一下，我们还不能久停。”刘主任一听，反倒吃了一惊，以为自己露出了破绽。为了拖住他们，他假装悔过的样子，先装模作样地作了一阵“认真深刻”的检讨，接着又是一番“决心壮志”，然后才转向“全面详细”的汇报。

孟县长见时间不多，强调了几次“只要大概地说基本情况，其他方面不谈”。而刘主任却像神经失常，全不领会，更是没完没了，没边没际，漫无中心地东拉西扯。

孟县长听得实在不耐烦了，正想打断他的汇报，突然院子里响起摩托声，随即四名刑警直奔会议室。进门二话没说，先问孟县长：“你们是哪个部门的？我们执行公务，请出示证件！”孟县长、王主任一愣，感到莫名其妙。王主任以为刑警们不了解，便笑着介绍说：“这是咱们新调来的孟县长，你们可能不认识。”“不管县长省长，我们不认识，无证件我们无法相信。”刑警仍显不客气。王主任见对方态度很认真，又解释说：“在本县境内下乡一般都不带证件。”刑警们道：“无证件就得跟



我们走一趟！”王主任来火了，只见他紧绷起脸说：“怎么？想立功？好，请你们局长来。先把你们的证件亮一亮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什么人！”“不必多说，不走我们就不客气了。”随着话音，刑警们亮出了手铐。

孟县长明知是误会，忙微笑道：“别急，既然是执行公务，可别搞错了你们应该抓的人。”刘主任这阵更得了势，嘿嘿笑道：“好个王主任、孟县长，本事没学成就来行骗，你们也不摸摸我们站有没有什么杨主任，还说给我们打过电话。就算这位县长是刚调来的我们不认得，可政府办的哪个我都认识，怎么从未见过你？”接着又挥手叫道：“同志们，把他们扭送公安局！”

一旁几个年轻人正要上前动手，孟县长摆着手说：“既执行公务，那就一同走吧，王主任也不必多说，咱们下午还有会，也该走了。”王主任一看时间已是下午了，想起孟县长吃了顿早餐，便提出先吃了饭再走。刑警不允，说到了县上说清后再吃也不迟。他们上了车，被前后四辆摩托车押在中间出了大门。

再说上午接到王主任电话通知的几个粮站主任，早早把接应招待安排得十分周到，然后都站在大门口等新县长的到来。可是等了大半天谁也没见到个人影，于是打电话问县上，回答说人早已出发，可能到别的站去了，让再等。直等到下午三点多还未见到，只好再打电话问。接电话的张秘书心里这才慌了，急忙把情况汇报了王副县长。

王副县长沉思片刻，心里也警惕起来，叮咛秘书先不要惊慌，也不可声张，再打电话问各乡镇，若打不到就给孟县长家里挂电话，问他是否回去了。结果都回电没见到。王副县长更坐不住了，忙找其他领导商量。大家都感事态严重，不能再等了。在场的张秘书插言道：“我也是急昏了，王主任今早对我说过，他们临时决定到刘庄粮站。”众人一听，都怪张秘书糊涂，连忙给刘庄粮站挂电话，可是刘庄粮站说，今早起就没见过新县长的影子！

王副县长一看时间已是下午5点，天即将黑，得另想办法。最后商量让公安局陈局长火速来县政府办公室。陈局长听后凭职业敏感，把问

题想得更严重了，孟县长一行很可能被车匪挟持，这关系到人身安全的大事，必须派刑侦队马上出动，先沿刘庄方向打探，若无消息就进金山县境……

太阳快要压山，路上车辆稀少，几辆摩托车拉开距离，边走边打听。经过金山县的某车辆检查站时，果然说是辆桑塔纳小车，前后有四辆身着警服的人驾驶的摩托随着。

陈局长闻听，更慌了，今天局里根本没向外派出刑警的摩托车，事情逐渐明朗，孟县长一定是被冒充警察的歹徒挟持了。他们急起直追，不一会发现了目标。陈局长一声令下，摩托车分成两路，一路超过目标在前方截，一路立刻将目标围困在路当中。

对方一看，全都“嗖”地拔出手枪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！”陈局长这方也“哗”地抽出手枪：“干什么？你们狗胆包天，竟敢冒充干警，光天化日之下劫车。快把枪放下，举起手来！”对方冷笑道：“想不到假的倒像真的似的，我警告你们，把枪放下，一同跟我们走！”

双方正在对峙，王主任见是陈局长领来的人，忙向孟县长汇报。孟县长一看这阵势，急跳下车，面对两方连声说：“误会，误会，快都收起枪，拿出各自的证件。”可是押车的人一把将他搽进小车内，厉声叫道：“耍什么花招，老实点！”陈局长见对方如此嚣张，身子刚向前，对方立即用枪指住他，吼道：“别动，再动我就开枪！”双方都打开了枪的保险机，公路上的空气立刻凝固起来，双方谁都不敢先动作一步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只见前面又驶来几辆摩托和一辆军用吉普。陈局长这才发现跳下车走在最前面的，原是金山县县公安局刑侦科赵科长，急忙收枪上前握手，问“这怎么回事？”赵科长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，陈局长越听越觉好笑，原来王主任把孟县长领到金山县去检查工作啦！这“金山县王庄粮站”与“长河县刘庄粮站”相似仅一个“庄”字，王主任竟然没有看清，结果误会越闹越大，以致都动用了刑警、警车。

误会解除了，孟县长沉着脸，斜视了王主任一眼。王主任满脸通红，把头低得更低了，心想：这一下全完啦！

# 对头服装店

李春荣

黄河镇上新建了两座小楼，正好都在街中心，一座在街南边，一座在街北边，面对面的十分引人注目。从广东 A 县来的两个服装个体户分别租下了这两座小楼。南边一座取名新潮服装店，老板名叫王哲南；北边一座取名全新服装店，老板名叫张大新。开业这一天，新潮服装店门口挂出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：本店新进一批少女冬装，独家经营，每套单价一百二十元，物美价廉，欲购从速。新潮服装店的牌子刚挂出，全新服装店也挂出一个牌子，上面写道：本店专营名牌少女冬装，独一无二，每套单价一百一十元，多购优惠，欢迎挑选。全新服装店的牌子刚挂出，“新潮”的店老板王哲南便跳到大街中间，叫道：“张大新，生意人不说两家话，都在同一个地方做买卖，不该互相拆台。”张大新也高声答道：“王哲南，同行人不说不行话，都为了做生意，你挂牌儿，难道不许我挂牌？”王哲南说：“挂牌自然可以，我写少女冬装，你不能写别的吗？”张大新说：“你店里堆满少女冬装，急着出售，我店里的难道不应卖？”王哲南气冲冲地说：“我标价一百二十元，你为什么标价一百一十元？”张大新吼道：“我的价由我定，你管不着！”两人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，一会儿便吸引了一大批围观者。王哲南嚷道：“他妈的，老子不要本了，每套八十元赔本卖。你张大新有种，再降十元。”张大新听了无可奈何，只得认输，说：“你财大气粗赔得起，我是做生意，赔本的买卖我不干。”看热闹的人听了，都涌进新潮服装店，你一套，他一套，纷纷抢购少女冬装。老板王哲南一边卖货，一边嘟哝：“赔，赔，

就是把本赔光，也要争这口气！”王哲南越嘟哝，人们抢购得越凶。这事在镇上传开后，一连十几天，新潮服装店几乎天天顾客盈门，直至少女冬装卖完了，顾客才少了。

“新潮”店的少女冬装刚销完，“全新”店推出了皮大衣，每件标价五百元。“新潮”店仿佛有意和“全新”作对，也推出皮大衣，每件标价四百五十元。张大新一见，气得一蹦三尺高，在街上大叫道：“他娘的，我就不信这世界能让你王哲南独霸。我豁出去了，每件四百元，你五哲南有种就再降价，我张大新与你奉陪到底！”王哲南没有吭气，冷冷一笑：“疯子，神经病！我才不与你一般见识。”自然，人们又纷纷涌向“全新”店抢购皮大衣。

因为王哲南和张大新经常抬杠，互相拆台，很快就在方圆一百多里有了名声，成了人们争购降价服装的地方，有人还编了一个顺口溜：

黄河镇上两个楼，  
互相拆台把价落。  
不进这楼进那楼，  
准保买到便宜货。

每逢集日，其他商店门口总是顾客不多，稀稀落落，而两个小楼之前却总是人群拥挤。因而，商贩们都对王哲南和张大新很生气，纷纷抱怨说：“镇上来了这对冤家对头，把生意吵得没法做了。”不少人还到工商部门告状，要求把王哲南和张大新赶走。

话说到了年关，王哲南和张大新都卷席而走，说是回家过春节。但是，春节过后，两个人却都没有回来。于是，有人便猜测说：“这两个人在黄河镇赌气，大概都赔惨了，不敢再来了。”

不久，黄河镇有人去广东A县做服装批发生意，回来后有人问他有没有看见王哲南和张大新。那人反问：“你看王哲南和张大新两人像不像？”经这一问，大家回忆王哲南和张大新的形象，才不约而同地说：“哎呀，他俩确实很像，莫非……”那人这才说：“王哲南和张大新本同同胞兄弟，原名叫刘建平、刘建华，他们有意办对头服装店，用吵架、

降价来吸引顾客，让顾客上了当吃了亏，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，那弟兄二人在这呆了近一年，明里办着两个店，实际是一个店，净赚了十几万元。”大家一听，都惊得目瞪口呆，好久回不过神来……

# 自作自受

李薰陶

湖南人大多称甲鱼为王八。

有个后生叫王发，因常耍小聪明坑人，别人借其音给他取了个外号也叫“王八”。他自然很忌讳这个外号。他和秋英结婚两年了，还没见过岳丈一面，昨天接到岳丈从东北拍来的电报，说是今天坐飞机到湖南来，午时准到。秋英知道父亲最爱吃甲鱼，又爱喝茅台酒，于是小俩口一清早就分了工，王发负责买甲鱼，秋英负责买茅台酒，顺路去市郊照相馆取回双人照。

王发头戴遮阳帽，戴副黑眼镜，骑着凤凰牌单车，挂个柳条筐，吹着口哨，像穿梭一样到了菜市场。他跳下来，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，瞅见一位老妇人挑着两网袋甲鱼走进市场。王发笑着走上去，问：“甲鱼多少钱一斤？”“市场平价八十元。”“怎么都是小甲鱼？”“有两只大王八，每只足有一斤多呢。”“哧！什么‘王八’？甲鱼！”“哈，是甲鱼！，只怪我叫顺了嘴哩！”“嗯，两只大的我都买了。”老妇人从网袋里拿出两只大甲鱼来，从尾部裙边穿上麻线，过了秤，恰好两斤半，二百元。王发从口袋里掏了半天，说：“咦，钱不够，怎么只有五十元！”老妇人生气地说：“没这么大的脚，就不该选这么大的鞋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吗？弄得我把王八都穿吊了，人家不会再要了！你说怎么办？！”王发一副为难的神情，指着柳筐内一两瓶装潢美观的茅台酒，唉声叹气地说：“唉！今天有贵客到来，这两瓶茅台酒就花去我三百多元！我早该买好甲鱼再买酒的，弄得我左右为难，不好办了！”老妇人没好气地说：“市场规矩，穿了裙边、过了秤的王八你非买不可！”王发认真地说：“大娘呀，我不

是不想买，只是短了钱。现在只好将两瓶茅台酒暂作抵押，我马上回家取钱去！您放心吗？”老妇人说：“你两瓶茅台值三百多块，放在这里作抵押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！不过，你要快去快来啊！”“好，好，麻烦大娘稍等下，我骑单车一刻钟准到！你可别走动啊！”

王发肚里暗暗发笑，提着大甲鱼，跳上单车，吹着口哨，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家。打开门，秋英还没回来。于是他将甲鱼挂在壁钉上，写了个纸条贴在墙上：

农贸市场人挤人，挤来挤去我最行。

丈人没到甲鱼到，红烧清炖由秋英。

他望着纸条得意地笑了，取下黑眼镜，换上新衣服，关好门，慢悠悠踏着单车，吹着口哨又溜街去了。

老妇人的两网袋甲鱼都卖完了，可是还不见那后生来提茅台酒。她心里好急，又不好走开找他，只好高举茅台酒大声呼唤：“后生子，酒在这里！酒在这里呀……”她叫了一遍又一遍，仍不见一点踪影，只得顺着后生走的方向找去。说来凑巧，正碰上取相转来的秋英。

秋英是位贤惠的女子，见老妇人带着满脸焦急的神情，便主动上前打问。老妇人便将那青年后生的穿戴打扮和买甲鱼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。秋英一怔，这不是王发吗？连忙掏掏出双人照来，说：“大娘，你看是不是这小伙子！”老妇人一眼认出，说：“正是他！”秋英笑着说：“您不用找他了，他就是我丈夫。甲鱼钱我给您，酒我提回去！”老妇人如释重负，高兴地走了。

秋英提上茅台，又买了糕点名烟，急忙转回家。她将双人照装进相框内，看了王发的纸条后把两只甲鱼都清炖了，还炒了香肠，烧了牛肉。上午11点多父亲来到了。父女俩两年多没见面了，亲热劲自不用讲，捧着双人照看了又看，把个老人喜花了眼。可王发到这时还没回来。秋英禁不住暗暗骂了一句：“这个浪荡子，不知死到哪里去了！”

午饭时分，秋英端上红烧牛肉和香肠，摆上茅台酒，正好王发吹着口哨推门进来了。秋英笑里带嗔地说：“王发，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！爸



早来了！”王发连忙施礼：“爸，您好，一路辛苦了！”老岳丈初次见女婿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好！好！没有什么辛苦哩！老矿工，粗人一个，身子骨硬呀！”秋英瞟了王发一眼，说“陪爸先喝酒，我端甲鱼去，爸最爱吃哩！”

王发本是一个酒桶，见妻子买回来茅台酒，喉咙早痒痒的了。连忙打开瓶盖敬岳丈一盞，自己也照样斟一盞，举着杯说：“爸！为您洗尘，干杯！”“干杯！”老岳丈嗜酒如命，一举盞全干了，哪知“酒”刚到咽喉又全部喷了出来。只见他瞪着眼睛说：“好小子！你是为我洗尘，还是为我洗肠！”说罢，气得将玻璃酒盞摔得粉碎。

王发见状，大吃一惊，忙尝了一口酒，原来是老碱水。再细看盒子，竟然是自己换甲鱼的那两瓶！怎么妻子又提回来了？奇怪！他怒气冲冲，连忙转身去质问妻子。

秋英听见父亲发怒，急急端着一海碗清炖甲鱼从厨房内奔出，恰与王发撞了个满怀，满碗清炖甲鱼连肉带汤都打落在他脚背上，痛得王发嗷嗷直叫。秋英气哭了，说：“你碰了鬼，谁叫你这样乱撞？！”

王发也不示弱，冲着妻子骂：“你才碰了鬼！谁叫你这两瓶假茅台又提了回来？”

老丈人见女婿如此蛮横，又听他早知这是假酒，更是火上添油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玩的什么鬼！你怎么知道这是假茅台？你老实说！”

王发心中有鬼，吓得蹲在地上低头不语。

秋英便将如何遇到那个手拿茅台酒一路呼唤的老妇人，自己又如何付清甲鱼钱取回茅台酒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。

老丈人全明白了。他称赞女儿做得对，又狠狠地责骂女婿：“你还自是个人吗？我看你良心给狗叼了！哪有一点儿新时代年轻人的样儿？”停了一下又指着案台上的相框说：！哼照片上是一朵花，肚子里是豆腐渣，你不配做我的女婿！”

王发耷拉着头，挤出两滴泪，说：“爸，我错了！我改！”

秋英边哭边怨：“你呀，狗改不了吃屎！”老丈人又意味深长地加了

一句：“这就叫自作自受，活该！”